

内賜

懲必錄

二

廿九

德安錄卷之二

幸曰成友



十二月 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侍郎宋應
略兵部員外郎劉苗裳主事袁晉爲禡書軍務駐遼
東提督李如松爲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柏張世爵楊
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等渡江兵數四萬
餘先是沈惟敬既去倭果欽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
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歲時將飲馬鴨綠江自賊中
逃回者皆言賊大修攻城之具人以益懼十二月初
惟敬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所言不
聞至是兵至安州下營於城南旌旗器械整肅如神

余請見提督白事提督在東軒許入乃頽然丈夫也
設椅相對余袖出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兵所從入之
路提督傾聽輒以朱筆點其處且曰倭但待鳥銃耳
我用大砲皆過五六里賊何可當也余既退提督於
扇面題詩寄余云提兵星夜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
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來殺氣
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美夢中常
憶跨征鞍時城中漢兵皆滿余在白祥樓夜半忽有
唐人持軍中密約三條來示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提
督使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給倭奴曰 天朝已

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亥蘇獻詩曰扶素急戰服中
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
平花時癸巳春正月初吉也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
十餘倭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查總兵誘與飲酒伏起
縱擊之擒平好官斬戮後倭箴盡三人逸馳去賊中
始知兵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下營做飯
報至提督彎弓鳴弦即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續
進發翌日朝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上
列豎紅白旗拒戰 天兵以大砲火箭攻之炮聲震
地數十里間山岳皆動火箭布空如織烟氣蔽天箭

入城中處處火起林木皆焚駱尚志只惟忠等率親
兵蟻附登城前者墜後者升莫有退者賊刀槊下垂
城堞如蝟毛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戮
焚燒死者甚衆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為土
壁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從穴中銃丸亂發天兵多
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走路其夜賊
乘水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大兵將出密報黃
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邀其歸路戒之曰兩
軍沿道設伏俟賊過躡其後賊飢困遁走無心戀戰
可盡就縛時言即至中和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

官姜德寬督之敬老不得已亦來中和賊退前一日
因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關還走載寧時永慶在海
州欲自衛而敬老憚與賊戰避去賊將平行長平義
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之是壘跛躄
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天
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落
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都城者平秀嘉乃關
伯姪或言婿也年幼不能主事宣務制在行長而清
正在咸鏡道未還若行長義智玄蘇等就擒則京城
之賊自潰京賊潰則清正歸路斷絕軍心必懼必必

海道走不能自拔漢江以南賊屯次第瓦解 天兵
鳴鼓徐行直至金山痛飲而已俄頃之間海岱肅清
安有數年之紛紛哉一夫不如意事關天下良可痛
惜余狀啓請斬金敬老蓋余為平安道體察使敬老
非管下故先請之 朝廷遣宣傳官李純一持 標
信至開城府欲誅之先告于提督提督曰其罪應死
然賊未滅一武士可惜姑令白衣從軍使之立功贖
罪可也為咨文授純一而送

遼李鎰巡邊使更以李贄代之平壤之戰 天兵從
普通門而入李鎰及金德培等從金德培而入及收

兵皆退屯城外夜賊遁去明朝始覺之李提督答我
軍不警守使賊遁去而不知於是 天將之曾徃來
順安與李贄相熟者爭言鎰非將才獨李贄可提督
移咨言狀 朝廷使左相尹斗壽至平壤問鎰罪欲
行軍法良久釋之更以贄代鎰選兵三千騎從提督
而南

李提督進兵坡州與賊戰於碧蹄南不利還屯開城
初平壤既復大同以南公途賊屯皆遁去提督欲追
賊謂余曰大軍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軍議政既為大
臣當念國事不可憚勞宜急行準備軍糧勿致踈誤

余辨出時 天兵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管搶塞路
不可行余委曲疾行出軍前夜中和至黃州已三
鼓矣時賊兵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所出急
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于平安
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不堪戰陣
者自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船運平安道三
縣之穀從靑龍浦輸運於黃海道事非預辦臨時猝
急而大軍隨至恐之軍興為之勞心焦思永慶頗有
儲峙畏賊散真山谷間督民輸至公途不至闕之既
而大軍入開城府正月二十四日賊焚我民為之內

應且忽平壤之賊盡殺京城中民庶焚燒公私間舍
殆盡而西路列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王師余遣請
提督速進提督遲徊者累日進至坡州翌日副總兵查
大受與我將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賊相遇
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之留大軍
獨與家丁騎馬者千餘馳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墮地
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眾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
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為兩翼而前賊亦自嶺而
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遽上山陣幾萬餘 天兵望
之心懼而已接刃不可解時提督所領皆壯騎無火

器只持短劍鈍劣賊用步兵又皆三四尺精利無比
與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敵當其鋒者提督
見勢危急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亦
收兵不悉退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沮
甚夜以家丁親信者戰死痛哭明日欲退軍東坡
余與右議政俞泓都元帥金命元帥李賓等至帳下
提督出立帳外諸將左右立余力爭曰勝負兵家常
事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曰吾軍昨日多殺賊無
不利事但此地經雨泥濘不便駐軍所以欲還東坡
休兵進取耳余及諸人爭之固提督出示已奏本單

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二十餘萬衆寡不敵末又
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余駭而以手指點曰賊
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
人所言也蓋託辭也諸將中張世爵尤勸都督退兵
以余等固爭不退以足蹴巡邊使李賓叱退聲色俱
厲是時大雨連日且賊燒道邊諸山皆兀兀無蒿草
重以馬疫數日間倒隕者殆將萬匹是日三營還渡
臨津陣于東坡驛前明日自東坡又欲還開城府余
又力爭曰大軍一退則賊氣愈驕遠近驚懼臨津以
北亦不可保願少住觀釁以動提督佯許之余既退

而提督跨馬遂還開城府諸營悉退開城獨副總兵
查大遂遊擊毋承宣軍數百守臨津余猶留東坡日
遣人更請進兵提督謾應之曰天晴路乾則當進然
實無進意大軍到開城府日久軍糧已盡惟後水路
拾粟及發草於江卒又船運忠清金羅道稅糧稍稍
而至隨到隨盡其勢愈急一日諸將以糧盡為辭請
提督旋師提督怒呼余及戶曹判書李誠中京畿左
監司李廷蒼跪庭下大聲詰責欲加以軍法余推謝
不已因念國事至此不覺流涕提督愍然更怒諸將
曰汝等皆從我征西夏時軍不食累日猶不敢言歸

卒成大功今朝鮮偶數日不支糧何敢遽言旋師耶
汝輩欲去則去我非賊賊不還惟當以馬草裹石耳諸
將皆頓首謝余出師以放糧不時杖開城經歷沈禮
譙緒而糧船數十隻自江華泊後西江僅得無事是
夕提督使總兵張世爵召余慰之且論軍事

提督還平壤時賊將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
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襲平壤時提督有社還意
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
路不可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迪守開城謂接
伴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勢孤無援宜悉還江於是時

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肅州巡邊使李煥在坡州高
彦伯李時言等在鱗踰嶺元帥金命元在臨津南余在
東坡提督恐為賊所乘故云然余使從事官辛慶晉
馳見提督陳不可退軍者五 先王墳墓皆在畿甸
淪於賊數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圻以南遺民
日望 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
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
欲倚仗 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怒憤
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漢以壯士不可
保五也提督默然而去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敗賊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
以光州牧使伐李洸為巡察使率兵勤 王懲李洸
等野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山城賊不敢攻及聞
天兵將入京城渡江陣于杏州山城至是賊從京城
大出攻之軍中恟懼欲散而江水在後無走路不得
已還入城力戰矢雨下賊分為三陣迭進皆敗會日
暮賊還入京城慄令軍士取賊屍磔裂肢體散掛林
木以泄其憤既而聞賊欲更出期必報甚懼毀營柵
率軍至臨津後都元帥金命元余聞之單騎馳去登
坡州山城觀形勢以為當大路之衝而地形斗絕可

擄卽令權慄與巡邊使李釐三軍據守以遏賊兵西
下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玄朴名賢等
為遊兵遮蟻踰嶺義兵將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輝等
後右路伏於昌教陵之間各以其兵出沒抄擊賊
多出則避而不戰少出則隨處邀擊自是賊不得出
城推搦馬死者甚多又令倡義使金千鎰京新水使
李巖忠清水使丁傑等乘舟從龍山西江以分賊勢
忠清道巡察使許瓊在陽城令邊護本道以備賊南
衝之勢移文京畿忠清慶尚官義兵使各在其處從
左右邀截賊路揚根郡守李汝讓守龍津凡諸將所

斬賊首皆懸掛於開城府南門之外提督恭寧呂應
鍾見之喜曰朝鮮人今則取賊首如割菘矣一日賊
從東門大出搜山自揚州積城至天灘無所得查大
受恐賊來襲報余曰有體探人來言賊欲得查總兵
柳體察云姑避開城如何余答之曰體探人所言恐
無此理賊方疑大軍佳近豈敢輕易渡江我等一動
則民心必搖不如靜以待之查笑曰此言甚是假令
有賊吾與體察死生同之豈敢獨去遂分所率勇士
數十餘人來護余雖雨甚達夜警守不暫怠至聞賊
入城乃罷其後賊探知權慄在坡州欲報恐率大軍

後西路而出至廣灘去山城數里住兵不進自午至
未不攻還退後不復出蓋賊知地形見慄所據險絕
故耳余移書王必迪言賊方據險固未易攻大兵營
進任東坡坡州躡其尾以牽綴之選南兵一萬從江
華出於漢南乘賊不意擊破諸屯則京城之賊歸路
斷絕必向龍津而走因以沒兵覆諸江津可一舉掃
滅必迪擊節稱奇策發偵探軍三十六名馳往忠清
道義兵將李山謙陳察賊形勢時賊精兵皆在京城
而後屯皆羸疲寡弱偵卒踴躍還報云不須一萬只
得二三千可破李提督壯將也是後也痛抑南軍恐

其成功不許

請發軍糧餘粟賑救飢民 許之時賊據京城已二
年鋒焰所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
中餘民聞余在東坡扶携擔負而至者不計其數查
總兵於馬山路中見小兒匍匐飲死母乳哀而收之
育於軍中謂余曰倭賊未退而人民如此將奈何乃
嘆息曰天愁地慘矣余聞之不覺流涕時大兵將并
至糧船之自南方來者皆列泊江岸不敢他用遣全
羅道召募官安敏學募得皮穀千石船運而至余
喜甚即扶啓請以此賑救飢民以前郡守南宮悌為

德以...卷二
十
監賑官取松葉為屑每拾屑十分合米屑一合投水以飲之人多殺少所活無幾唐將亦哀之自分所食軍糧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二日夜大雨飢民在余左右哀吟呻楚不可忍聞朝起視之狼藉而死者甚多慶尚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前典籍李魯告急于余曰欲糶金羅左道之穀賑濟飢民且為春耕種子而金羅都事崔鐵堅不肯賑貸時知事金瓚為體察副使在湖西余即移文于瓚令馳下金羅自發南原等倉移萬石子嶺南以救之大抵自京都至南邊賊兵橫貫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種

麥之處使賊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矣
沈遊擊惟敬再入京城誘賊退兵四月初七日提督率兵自平壤還開城府先是金千鎰陣中有李蓋忠者自請入京探候賊情得見二王子及長溪君黃廷彥等還言賊有講和意既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金千鎰送其書於余余念提督已無戰意或欲假此而却賊則未必不更還開城庶幾了事以其書示查大受查即使家丁李慶馳報平壤於是提督又使惟敬奉金命元見惟敬曰賊憤平壤見欺必有不善意何可更入惟敬曰賊自不速退故敗何預我也還

入在賊中所言雖不聞大槩責還 王子陪臣還
軍釜山然後許和賊請奉約束提督遂還開城余
呈文提督極言和好非計不如擊之提督批示曰此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無聽用意又使遊擊將軍周
弘謨注賊營余與金元帥適在權慄陣中遇於坡
州弘謨使余等入叅牌余曰此是入倭營旗牌我
何為叅拜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尤不可承受弘
謨強之三四余不答騎馬還東坡弘謨使人提督
言狀提督大怒曰旗牌乃 皇命雖獐子見輒拜之
何為不拜我行軍法然後回軍接伴使李德馨悉報

於余曰朝日不可不來謝明日余與金元帥注開城
詣門通名提督怒不見金元帥欲退余曰提督應試
余姑待之時小雨余二人拱立門外有頃提督之人
出門覘視而入者再俄而許入提督立于堂上余就
前行禮仍謝曰小的雖甚愚劣豈不知旗牌為可敬
但旗牌倘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竊痛之不敢叅
拜罪無所逃提督有慚色乃曰此言甚是牌文乃宋
侍郎令不閱吾事因曰此間流言甚多侍郎若聞陪
臣不叅旗牌我容而不問則必并責我須為呈文略
辨事情來脫侍郎有問我以此解之不問則實之余

二人拜辭而退依所言呈文自是提督遣人泚來倭陣相續一日余與元帥泚候提督還東坡到天壽亭前遇查將家丁李慶自東坡入開城馬上相揖而過至招賢里有漢人三騎自後馳來喝問體察使安在余應之曰我是也叱回馬一人手持鐵鎖以長鞭亂捶余馬曰走走余不知何事只得回馬向開城而之其人從馬後鞭之不已從者皆落後獨軍官金霽從事幸慶盡力追隨過青郊驛將至土城隅又有一騎自城內走馬而至謂三騎曰云云於是三騎揖余曰可去矣余恍然不測而回翌日因李德馨通示始

知之提督信任家丁自外入謂提督曰柳體察不欲講和悉去臨津船隻勿令通使於倭營提督震怒欲拿余捆打四十當余之未至也提督瞋目奮臂或坐或起左右皆慄有頃李慶至提督問臨津有船否慶曰有船泚來無阻提督即使人止追余者謂家丁妄言痛打數百氣絕曳出悔其怒余謂人曰若體察使來到吾當何以處之蓋提督常謂余不肯和議素有不平心故纔聞人言不復省察暴怒如此人皆為余危之沒數日提督又使遊擊成金錢世禎二人以旗牌至東坡招余及金元帥李觀察廷馨同坐因

從容言賊請出王子陪臣退還京城而去今當從其所請紹賊出城然後行計追勦乃提督使之來探余意肯否也余猶執前議往復不已世禎性躁發怒大罵曰然則佗國王何以棄城逃避耶余徐曰遷國圖存亦或一道是時戚金但數數視余與世禎微笑而無言世禎等遂回四月十九日提督領大軍至東坡宿于查縱兵幕蓋賊已約退兵故將入京城也余詣提督下處候問提督不見謂驛者曰體察使不決於予公來問耶

四月二十日京城復 天兵入城李提督館於小公

主宅

後稱南別宮

前一日賊已出城矣余隨入城見城中

遺民百不一存其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氣烘熱人死及馬死者處處暴露臭穢滿城行者掩鼻方過公私廬舍一空獨自崇禮門以東循南山下一帶賊所止舍處稍存宗廟三闕及鐘樓各司館學在大街以北者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倭將秀嘉所止故見遺余先詣宗廟痛哭次至提督下處見伺候諸臣踴勸良久明朝更詣提督門下問起居且言賊兵纔退去此應不遠顧發軍急追提督曰吾意固然所以不急追者以漢江無舟故耳余

曰如老爺欲追賊卑職當先出江面整備舟艦提督
曰甚善余出漢江先是余行文京圻右監司成泳水
使李嶺令賊去急收江中大小船毋失俱會漢江是
時船已到者八十隻余使人報提督船已辦會頃營
將李如柏率萬餘兵出江上軍士半渡日已向暮如
柏忽稱是疾乃曰營還城中醫疾可進乘轎而回已
在漢南軍皆還渡入城余痛心而無如之何蓋提督
實無意追賊但以謾辭紹應而已二十三日余遂病
卧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閩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於

提督使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已縱
賊不追故作如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
回賊在途緩緩而去或留或行我軍之在途途者皆
左右屏跡無敢出擊者賊退分屯於海邊自對山西
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
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為久留計不肯渡海 天朝又
使泗川總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寧等處募兵五
千繼出屯星州八營南將吳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
祖承訓營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慶州環四
面而相持不進糧餉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陣

民力益困提督又使沈惟敬誦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八即古耶見開白六月賊始還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或黃赫等遣沈惟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聲言報前年戰敗之惡蓋賊於壬辰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然也八日而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倡義使金千謐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復讎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賊皆夷城填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八日也初朝廷聞賊南下連下旨督諸將追賊都元帥

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狂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佐高彥伯曰賊勢方盛我軍多為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糧餉不可輕進他人依違而已李贄從事成好善駭不曉事齎贄責諸將逗遛與權慄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之食摘青柿實以食無復關心矣明日謀報賊從金海大至眾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紛不決而已聞賊砲響人人恐懼爭出城墮吊橋死者甚多遂渡鼎津見賊兵從水陸夾敵野塞川諸將各自散去權慄金命元李贄崔遠等先向金羅

道惟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隨至圍之牧
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以唐將支持差使負久在尚
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還繞二日矣州城本四面據
險壬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賊立飛樓八座俯瞰
城中刈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防矢石後其
內發鳥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滑京
城市并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甚且
素惡徐禮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黃進
守東城戰數日為飛丸所中死軍人棄氣而外援不
至適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束荆後百柱

力禦之賊幾却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賊在
山上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臺石樓
與崔慶會携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者數人而已
自有倭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朝廷以
千鎰死義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資成又以權操敢戰
不畏賊代命元為元師劉總兵緝聞晉陷自八營馳
至陝川吳惟忠自鳳溪至草溪以護右道賊亦既破
晉州還釜山聲言待天朝許和乃渡海云
十月車駕還都十二月天使行人司行人司憲
來

先是沈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關白降表而歸天朝
疑降表非出於關酋行長等詐為之又惟敬纔至而
晉州見陷納款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
時提督及諸將皆還去惟劉綎兵稚忠王必迪等萬
餘兵駐劄八營而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顛溝
壑壯者為盜賊重以殲疫死亡殆盡至父子夫婦相
食暴骨如莽未幾劉軍自八營移南原又自南原還
都城留十餘日返巡西去而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
於是經略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略顧養謙代至遼東
遣叅將胡澤以劄付來諭我群臣其略曰倭無端

侵徐勢如破竹據王京開城三都會有徐土地人民
十八九虜徐王子陪臣 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
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王京送還 王子
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
少 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 皇上罔極之恩亦
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
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 天朝正宜許之封貢
容之為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徐解禁息兵所
以為徐國久遠計也今徐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
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徐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

奴必殺怒於徐國而徐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為計耶
昔勾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差之肉乎而姑
忍耻含垢以有待也身且為臣也妻且為妾也況為
倭奴請為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為之圖是愈於
勾踐君臣之謀也此而不能忍是悻悻小丈夫之見
耳非復讎雪耻之英雄也爾為倭請封貢若果得請
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
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卧薪嘗膽以修勾踐之業天
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其言縷縷千百大意如此
胡澤在館三月餘朝議不決聖意愈難之臣時以

病在告啓曰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
奏聞以聽中朝處實屢啓乃允於是陳奏使許
頊去時顧經略又以人言辭去新經略孫鏞求代兵
部案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
二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
不可小西飛指天為誓請遵約束遂令沈惟敬更帶
小西飛入倭營宣諭又差李宗誠楊方亨為上副使
往封平秀吉日本國王而使宗誠等留我都城候倭
盡撤方行乙未四月宗誠等至漢城連遣使促倭渡
海頃皆相望於是倭先撤熊川數陣及巨濟場門蘇

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且曰恐如平壤見欺願 天使
 速入倭營當悉如約八月楊方亨因兵部劄付先到
 釜山而倭遷延不即盡撤更請上使人多疑之兵部
 尚書石星信沈惟敬言意倭無異情又急於退兵屢
 促宗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星奮然以身當之九月
 宗誠結至釜山平行長不即來見又言將往復閱白
 定棄然後迎 天使行長入日本丙申正月始回猶
 不明言撤兵事沈惟敬留二使又獨與行長先行渡
 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禮節人莫能測惟敬錦衣登舟
 旗上大書調戰兩國四字立船頭而去既去久無回

報李宗誠乃開國功臣文忠之後以功襲爵統袴子
 第性頗性恟或言於宗誠曰倭酋宗無受封意將誘
 致宗誠等拘囚而困辱之宗誠懼甚夜半以微服出營
 盡棄僕從輜重印節而逃翌朝倭始覺分道追之至
 梁山石橋不得而回楊方亨獨留倭營撫戢群倭且
 移文我國令勿騷動宗誠不敢由大路竄入山谷中
 數日不食從慶州來西去既而沈惟敬行長始回又
 撤西生浦竹島等屯其未撤者只釜山四屯乃決楊
 副使過海沈惟敬又要我使同行遣其姪沈懋時催
 發朝廷不肯懋時必欲與俗不得已以武臣李逢春

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注彼中多失誤宜
使文官識事理者往省黃慎以沈接伴使在倭營就
令慎隨行

天使揚方亨沈惟敬回自日本先是方亨等至日本
聞白盛飾館宇欲迎接會一夜地大震摧倒幾盡遂
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再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
曰我放還朝鮮王子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使
臣秩卑是慢我也黃慎等不得傳命並促揚方亨
沈惟敬等同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禮賊將平行長
回金山浦清正復率兵繼屯西生浦聲言與王子

來謝始解兵蓋閩曾所求甚大不止封貢中朝但
許封不許貢惟敬與平行長相熟欲臨事彌縫苟且
成事而不以實情聞諸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本
國即遣使馳奏其事於是石星沈惟敬皆得罪而
天兵再出矣

逮水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
得甚歡既而爭功漸不相厭均性險詖且多連結於
中外構誣舜臣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
固請乃至勝敵我為首功時朝論分歧各有所主薦
舜臣初為余不悅余者與元均合攻舜臣甚力惟右

相李元翼明其不然且曰舜臣與元均各有分守之地初不即進未足深非先是賊將平行長使卒倭要時羅往來慶尚右兵使金應瑞陣致慙慙方清正欲再出也時羅密言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和事不成由於清正吾甚疾之某日清正当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敗殺慎毋失也應瑞上其事朝議信之海平君尹根壽尤踴躍以為機會難失屢啓之連催舜臣前進舜臣疑賊有詐遲徊者累日至是要時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朝鮮何不要截倭致恨惜之意事聞廷議皆咎舜臣臺諫請拿鞠玄風人

前縣監朴慳者亦承望時論上疏極言舜臣可斬遂遣義興府都事拿來元均代為統制使上猶疑所聞不盡實特遣成均司成南以信下閑山廉察以信既入全羅道軍民遮道訟舜臣寃者不可勝數以信不以實聞乃曰清正留海島七日我軍若注可縛來而舜臣逗遛失機舜臣至獄命大臣議罪獨判中樞府事鄭琢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遙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以責後效拷問一次減死削職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悸而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注權慄帳下從軍人聞而悲

之
天朝以兵部尚書邢玠為總督軍門遼東布政司楊
鎬為經理朝鮮軍務麻貴為大將楊元劉綰董一元
等相繼而出丁酉五月楊元領三千兵先至留京城
數日下全羅道駐守南原蓋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
堅完徃省駱尚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蛟龍山
城衆議欲守山城楊元以為本城可守增障浚濠濠
內又設羊馬墻晝夜董役月餘粗完

八月初七日開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全羅右水使
李億祺死慶尚右水使裴揆走免初元均既至

盡變舜臣約束凡褊裨士卒稍為舜臣所任使者皆
斥去以李英男詳知已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悉
憤舜臣在開山時作堂名曰運籌日夜處其中與諸
將共論兵事雖下卒欲言軍事者許來告以通軍情
每將戰悉指褊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事均孳
愛妾居其堂以重離隔內外諸將罕見其面又嗜酒
日事酗怒刑罰無度軍中竊語曰若遇賊惟有走耳
諸將私相譏笑亦不復稟畏故諄令不行時賊將再
入寇平行長又遣要時羅給金應瑞曰倭艦某日當
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都元帥權慄尤信其說且

以李舜臣以逗遛已得罪日促元均進兵均亦常言
舜臣見賊不進以此陷舜臣而已得代其任至是雖
知其勢難而慙無以爲辭只得盡率舟艦進前倭營
之在岸上者俯視舡行互相傳報均至絕影島風作
浪起日已昏舡無止泊處望見倭船出沒海中均督
諸軍進前舟中人自閉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
飢渴疲不能運舡諸舡縱橫進退前乍却倭欲疲
之與我舡相迫輒倘佯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
盛我舡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舡還至加德
島軍士渴甚爭下舡取水倭兵從島中突出擒之失

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恭川島權標在固
城以均無所得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還到軍中
益忿懣飲酒醉卧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倭船
來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棄舟登岸欲走而體肥
鈍坐松樹下左右皆散或言爲賊所害或言走免終
不得其實李億祺從舡上投水襄楔先是屢諫均必
敗是日又言恭川島淺窄不利行舡宜移陣他處均
皆不聽楔私約所領舡戒嚴待變見賊來祀集港先
走故其軍獨全楔還至閑山島縱火焚廬舍糧穀軍
嵬徙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閑山既敗賊

乘勝西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賊船至豆耻津下陸
進圍南原西湖大震蓋賊自壬辰入我境推見敗於
舟師平秀吉憤之責行長必取舟師行長佯輸款於
金應瑞使李舜臣得罪又誘元均出海中盡得其虛
實因行擄襲其計至巧而我悉隨其計中哀哉

倭兵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越前咸陽郡守趙宗
道死之初體察使李元翼元帥權慄議修道內山城
禦賊築公山金烏龍紀富山等城而公山金烏用民
力尤多悉收旁郡器械糧餉宗其中督守令盡率老
弱男婦入守遠近騷然及賊再動清正自西生浦西

向金羅將與行長水路兵會攻南原元帥以下皆墜
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守者各散去避兵惟義兵
將郭再祐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守賊到山下仰見
形勢斗絕而城內人靜帖不動不攻而去安陰縣監
郭越入黃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士
霖武人衆心倚以為重賊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諸
軍皆潰賊入城越與子履祥履厚皆死越女嫁柳文
虎文虎為倭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
而不死為有夫在耳今夫又執吾何生為自經死趙
宗道嘗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奔竄之徒同死

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中作詩曰崆峒
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越同被害

復起李舜臣為三道水軍統制使閑山敗報至朝野
震駭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群臣惶惑不知所對
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啓曰此元
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為統制使耳後之時權慄
聞元均敗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衝斤舜臣與
軍官一人自慶尚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關達
珍島欲收兵禦賊

倭兵陷南原府天將楊元走還全羅兵使李福男南
原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唐將
接伴使鄭期遠等皆死有軍器寺破陣軍十二人隨
楊元入南原省被兵死獨有金孝義者得脫為金道
城陷事甚詳楊總兵既至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
羊馬墻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數三坐發深濠塹一
二丈閑山既敗賊從水陸而至報甚惡城中洶洶人
民逃散獨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三千在城內總兵檄
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發夜不
收催之不得已乃至而所率總數百光陽縣監李春
元助防將金敬老等繼至八月十三日倭先鋒百餘

劉城下放爲鏡頃刻而止皆散伏田畝間三三五五
作隊既去復來城上人以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在
遠出遊兵交戰疎行迭出故砲發不能中而守城卒
往往中賊丸斃既而倭到城下叫城上人求與語總
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往倭營以倭書來乃約戰書
也十四日倭環城三面結障以鏡砲迭攻如前日先
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賊臨至總兵使焚之而石墻
土壁猶在賊來依墻壁間自蔽放丸多中城上人十
五日望見倭衆列城外雜草及水田中稻禾作大束
無數積墻壁間城中不測時遊擊將軍陳懸哀領三

千兵在全州南原軍日望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懼
是日晚守堞軍往往交頭耳語准備馬鞍有欲遁色夜
一更聞倭鎮中響聲大起略相應和有運物狀而一
面衆砲向城亂放飛丸集城上如雨雹城上人縮頸
不敢外窺經一二時響聲止草色已平濛濛又推積羊
馬墻內外頃刻與城齊衆倭蹂躪登聲已聞城中大
亂云倭入城矣孝義初據守南門外羊馬墻慌忙入
城城上已無人但見城內處處火起走至北門唐軍
悉騎馬欲出門門堅閉不可易開馬足如束街路填
塞既而門開軍馬爭門而出倭兵在城外圍匝數三

重各守要路奮長刀亂斫之唐軍皆受刃遂月頭
得脫者無幾總兵與家丁數人馳馬突出僅以身免
或云倭知為總兵故使逸去也孝義與同伴一人出門
一人遇賊死孝義跳入水田伏草中待倭收兵乃送
云蓋楊乃遼將徒知禦虜不知禦倭以至於敗亦知
平地之城守之甚難詳記孝義之言使後之守禦者
知所戒云南原既陷而全州以北瓦解不可為矣後
楊元竟以此伏罪傳首徇示

統制使李舜臣破倭兵于珍島碧波亭下殺其將馬
多時舜臣至珍島收拾兵船得十餘隻時沿海人乘

舡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
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賊將馬多時號善水
戰率其舡二百餘艘欲犯西海相遇於碧波亭下舜
臣以十二舡載大砲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聲
大振是時舜臣已有軍千餘人進駐古今島患之糧
作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舡無帖者以奸
細論毋得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舡者皆來受帖舜臣
以舡大小差次使納米受帖大舡三石中舡二石小
舡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為難
而以通行無禁為喜旬日得軍糧萬餘石又募民輸

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事皆辦遠近避兵者往依
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爲生島中不能容既而天朝
水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嶼舜臣合兵璘性
暴猛與人多忤人多畏之

上餞送于青坡野余見璘軍人歐辱守令無忌以繩
繫察訪李尚規頸曳之流血滿面令譯官勸解不得
余謂同坐宰臣曰可惜李舜臣軍又將敗矣與璘同
在軍中掣肘矛盾必侵棄將摧縱暴軍士逆之則增
怒順之則無厭軍何由不敗衆曰然相與嗟嘆而已
舜臣聞璘將至令軍人大敗漁得鹿豕海物甚多

備酒醪而待之璘舡入海舜臣備軍儀遠迎既到大
享其軍諸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
將也璘亦心喜不久賊舡犯近島舜臣遣兵敗之獲
賊首四十級悉以與璘爲功璘益喜過望自是凡事
一咨於舜臣出則與舜臣並轎不敢先行舜臣遂約束
唐軍與已軍無間有棄民一縷者皆拿致捆打無敢
違令者島中肅然璘上書於上言統制使有經天
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蓋心服也

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
凡得我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兵至稷山都城人皆

奔散九月初九日 內殿避兵西下經理楊鎬提督
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五千餘人黃海京圻軍數
千徵至分守江灘警守倉庫賊從京圻界還退清正
拜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沈安頓吾屯泗川首尾七八
百里是時都城幾不守朝臣爭獻出避之策知事申
礫進言曰 車駕應幸寧邊臣曾為兵使備語寧邊
事其取可憂者乃無醬也若不預辦何以繼用聞者
傳笑曰幸不合醬一大臣言於朝堂曰此賊何足憂
久當自息惟當奉 乘輿往安便處耳元帥權慄走
至京 上引見問之慄曰當初 車駕不合遽還都

城當留駐西方以觀賊勢如何既而聞賊退慄又下
慶尚道臺諫論慄無謀惟恟不可為元帥 不聽
十二月楊經理麻提督領騎步兵數萬下慶尚道進
攻蔚山賊營時賊將清正築城於蔚山郡東海邊斗
絕處經理提督乘其不意掩之以鐵騎馳擊賊披靡
不能支 天兵集賊外柵賊奔入內城天兵貪虜獲
之利不即進攻賊閉門固守攻之不克諸營分屯城
下圍守十三日賊不出二十九日余自慶州往見經
理提督望見賊壘甚靜暇寂無人聲城上不設女牆
環四面為長廊守兵悉在其內外兵若至城下則銃

北亂發如雨每日交鋒 天兵與我軍死城下成積
賊船從西生浦來接列泊水中如鳧鴈島山無水賊
每夜出汲城外經理令金應瑞率勇士伏城外泉傍
連夜擒百餘人皆飢羸僅屬聲氣諸將言城內糧絕
久圍將自潰時天甚寒陰雨士卒手足瘡痍已而賊
又從陸路來援經理恐為所乘遽旋師正月 天將
悉回京師謀再舉

戊戌七月經理楊鎬罷新經理萬世德代之時邢軍
門參謀官兵部主事丁應泰劾奏楊鎬欺罔債事二
十餘罪鎬遂罷去 上以鎬於諸經理中銳意討賊

即遣左議政李元翼賫伸救奏馳赴京師八月鎬西
去 上送至弘濟院東流涕而別萬世德將出未至
九月邢玠又分調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緹
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董為賊所
敗死者尤多

十月劉提督再攻順天賊管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
大敗其救兵於海中舜臣死之賊將平行長桑城而
遁釜山蔚山河東沿海賊屯悉退時行長築城于順
天為橋堅守劉緹以太兵進攻不利還順天既而復
進攻之李舜臣與唐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行長求

援於泗川賊沈安頓吾頓吾後水路來援舜臣進擊
大破之焚賊舡二百餘艘殺獲無筭追至南海界舜
臣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胸出背後左右扶入
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絕舜臣兄
子堯素有膽量秘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惡軍中不
知也陳璘所乘舟為賊所圍堯望見揮其兵救之賊
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
於地曰吾意老翁生來救我何故止耶拊膺大慟一
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乘舟師追賊過其營自後
送去先是七月倭酋平秀吉已死故沿海賊志悉退

我軍與唐軍聞舜臣死連營慟哭如哭私親柩行所
至人民處處設祭挽車而哭曰公實生我今公棄我
何之道路擁塞車不得進行路之人無不揮淚贈
議政府右議政邢軍門謂當立祠海上以將忠魂事
竟不行於是海邊之人相率為祠號曰愍忠以時致
祭商賈漁舡往來過其下者人人祭之云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人其先日邊官至判府事有直
名曾祖曰琚事成宗燕山在東宮琚為講官以嚴
見憚嘗為掌令彈劾不避百僚憚之有虎掌令之稱
祖伯福以門蔭仕父貞不仕舜臣少時英爽不羈與

群兒戲削木為弓矢遊里閭中遇不如意者欲射其目長老或憚之不敢過門及長善射從武舉發身李氏世業儒至舜臣始得武科補權知訓練院奉事兵曹判書金貴康有孽女欲與舜臣為妾舜臣不肯人問之舜臣曰吾初出仕路豈敢托途權門媒進耶兵曹正即徐益有所親在訓練院欲越次薦報舜臣以院中掌務官執不可益牌招舜臣詣庭下詰之舜臣辭色不變直辨無撓益大怒盛氣臨之舜臣從容酬答終不少沮益本多氣傲人雖同僚亦憚之難與爭辨是日下吏在階下皆相顧吐舌曰此官敢與本曹

抗獨不顧前路耶日暮益愧屈令去識者以此往往知舜臣焉方在獄時事不可測有獄吏密語舜臣兄子芬有賄則可免舜臣聞之怒芬曰死則死耳安可違道求生其有操執如此舜臣為人寘言笑容雅飭如修謹之士而中有膽氣忘身徇國乃其素所蓄積也兄義臣堯臣皆先死舜臣撫其遺孤如已子允嫁娶必先兄子而後及己子有才無命百不一施而死嗚呼惜哉

統制在軍晝夜戒嚴未嘗解甲在見乃梁與賊相持諸艇已下碇夜月色明甚統制帶甲枕鼓而卧忽起

坐呼左右求燒酒來飲一杯悉呼諸將至前語之曰
今夜月甚明賊多詐謀無月時固當襲我月明亦
應來襲警備不可不嚴遂吹令角令諸舡皆舉鼓又
傳令舡候卒方熟睡喚起待變久之舡候奔告
賊來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陰賊舡無數從
陰黑中來將近我舡於是中軍放火砲吶喊諸舡皆應
之賊知有備一時放為銃聲震海中飛丸落於水中
者如雨遂不敢犯退走諸將以為神

懲必錄卷之二

懲必錄卷之三

芥曝集

劄

論遼東咨無陳事宜劄 壬辰六月在義州

見本集

陳時務劄 壬辰九月

伏以今日之勢日益危迫前者每望賊兵之自退今
秋盡冬來自退之事已無望矣四方郡縣相對縮首
誠可痛心且不久江冰當合大同晴川博川等江盡
為平地賊兵之散漫渡江者將不可禦 中朝若

果出於用兵之計則當到已久而至今無消息臣竊
觀沈游擊處置其大意恐不過僥倖息兵而已倭人
狡詐百端脫使陽為講解遲留過冬明年又多聚醜
類沐兵練器捲地而來則其可以約信制其猖獗乎
兇賊十年窺覷以有此事今未嘗一挫其鋒豈有自
還之理乎唐將之失計即我國之尤大不幸臣不勝
扣心拊膺夜不能寐也今宜速以此等曲折明白陳
告更請速來庭或得濟於萬一也且竊聞建州衛捷
子亦有請救之言可為寒心唐時不能平安史乞兵
於回紇吐蕃世被其禍此則又非此比也然北虜素

以近年捕斬採參胡之故怨我頗甚今猶以善言來
試在我亦當以善言待之不當嚴辭斥絕以益其怒
惟使邊將語之曰我國與你世為隣土今聞倭奴作
亂欲為來救其意甚美朝廷若聞所當嘉獎賞給但
倭患今已向平不至於勞你輩遠來云云至於請止
中朝亦不必大為自絕之語待如世讐當以微辭嚴
拒而密告以貽害非輕之憂勿使彰著於其耳以增
一敵蓋我勢方急不能以制其進退之命脫或多起
士馬隔江來駐名為救援而其意難測將何以待之
此事 朝廷必已酬應得宜而臣在此不得詳聞不

德政錄卷之三
堪過計之憂敢此濫陳且臣在此時接四方往來人
略聞諸道形勢江華之事亦甚可虞蓋兵多而無所
統一踰令雜糅且無能將近聞又不利於華嚴浦而
舡隻亦被賊棄云今稍可依仗者江華之兵而且通
南方信息不幸而江華有賊則大事去矣今令金千
鎰崔遠邊良俊多集舟師堅守其地相時而動毋墮
賊術中以成萬全之圖且京圻本方諸將惟高彥伯
最為可任而委任不專所率之軍只揚州一境之民
無以成事臣竊宜令揚州抱川積城加平永平等邑
之軍盡屬於彥伯遮蔽東道勦捕賊兵京城以西高

陽交河江華喬桐之軍又屬於一將廣州果川水原
安山衿川等邑之軍又統於一將三面合勢以為恢
復京城之計而仍使有計慮忠勇重臣總為節制若
是則事有端緒約束踰令皆有歸宿而事可得濟矣
自古國家之敗非一日之積一事之失大槩自士夫
心術敗壞始他不暇論今於危難之際其患尤大以
此方伯守令盡以奔竄自免為心賊未至則率其眷
屬巡遊列邑責辦厨傳貽弊吏民賊至則望風先遁
甚者盡抄精勇之士自衛其身深藏遠避惟恐見賊
故前日在其本邑射捕零賊以抹鄉里之類今皆為

幕下閑遊之輩人皆憤歎不能已已 朝廷特未之
知耳至於江原道山林深阻道路艱險往往有百二
之勢誠使當初抄發山尺獵射之人購以重賞處處
設伏以其所得賊物盡與其人使有勸募則一道猶
可支吾而今則已為賊土與北道之賊據為窟穴其
勢日熾將彌漫於慶尚左右道未知國家更有何地
耶言之痛哭今宜有所處置急急收拾然後庶可為
也且一道之中有名獮者甚多而一無捕賊之處徒
為紛紛貽郡邑之弊此亦不可以少省乎且忠清全
羅道為我國之根本賊方熾盛而二道監司皆以勤

王維其道內則必有彼此無及之憂萬一兩湖敗則
嶺南難保而八道更無乾淨之地矣此亦當使一將
抄率精兵以赴難而監司則留捍本道之賊恐或便
當臣又有一憂觀此賊勢其平定不下遲速假使賊
兵幸而退遠近郡邑蓄積蕩然明年種子亦無出處
而生靈盡為填壑其誰救之此非少憂今賊兵猶在
軍糧之外多積皮穀於郡邑恐有意外之慮臣聞宣
川身彌島地勢廣濶與江華等地無異特以西道不
為海防故未為設鎮耳臣意宣川定州嘉山以下以
至郭山龍川鐵山諸邑皮穀以海船移置于其處而

仍使武將一人率水軍守之多作草家以為過冬之
謀賊平則輸出陸路以為明年之種實係遠念至於
黃海道豐川椒島及他海島無不如此既不見失於
賊又以備明年之用事極便利而江華以西舡路相
通亦必無礙臣敢此并達謬妄之見未知適用而區
區之忱不敢不盡取進止

陳時務劄

壬辰十一月在定州

陳時務劄

癸巳十二月

陳時務劄

甲午

措置沿江屯堡劄

乙未

陳措置防守事宜兼辭職劄

丁酉

已上五篇并見本集

啓辭

請遣申碯守京城及曉諭四方合力勦賊啓

壬辰五月

條陳時事啓

壬辰六月

條陳時事啓

並見本集

得病請姑使他大臣料理接待天將事啓

壬辰

六月十八日在義州

臣自途中得病數日來轉劇初惟泄瀉耳更成血痢
腹痛痔腫雜證乘虛交發夜不交睫者數日食飲俱
廢委頓無力不能起坐當此危難之際無以少效筋
力而將溘先朝露誠自痛傷不能已已目今國家所
恃者惟唐兵而緣我國不能協力接濟師老江上未
進一步使賊得以窟穴西都養其氣力以為無窮之
禍事機緊急臣當日見唐將料理兵事且道路饋餉
等事亦須親自驅馳目見虛實極意措辦然後庶可
及期而不幸病勢如此恐誤大事不得不達伏乞
聖慈留念臣差病間使他大臣料理可無緩不及事

之悔臣者幸得存活筋力所及不敢辭難惶恐敢
達

請不為還任守令徒邊啓

同日

臣與調度使洪世恭相議某處穀移于某邑某處船
進泊于某江事一一分付而世恭極慮處處下人離
散無可使令事未易辦為言且雖有粟無人轉輸如
嘉山安州甯川順安皆為空官不得已別擇處置然
後朝令可施近日不為還任守令一切全家徙邊事
洪世恭處亦為分付行移此意敢 啓

嚮導 天將啓

見本集

定州糧穀添備啓

定州距龜城最近唐兵所經一路亦惟此處為留駐之所而本州倉穀甚少今不得已先添定州之穀然後可以支應唐兵定州之穀既足則又當分輸于宣川郭山等處此則自可觀勢為之矣各官百姓今頗還集云令其守令設為方便稍稍輸運事知委于調度使且從事官洪宗祿時在昌城亦令馳到龜城與調度使同力刻日輸運後具數啓 聞事急急下書何如

龜城糧穀形止及請褒獎自願從軍人啓

七月三日

臣近見從事官洪宗祿報昌城倉穀合白米田造米都數萬餘石皆可不舂而食其數最優朔州倉穀田米四千九百餘石白造米各七百五十餘石蒸米一百二十餘石都合七千餘石兩邑馬豆合七千餘石以此兩邑之穀足可支持萬兵數月之糧只是道里寫遠人馬不俱輸運為難耳然昌城之穀可以從船路順流而下數日可達義州朔州則必運輸於龜城又自龜城輸到定州其勢似便但龜城之穀其數

自多今姑置朔州之穀先輸龜城倉穀於定州博川
則可以支待唐兵請以此意令備邊司急急知委于
調度使等處使之隨勢及時措置何如且洪宗祿召
募自願哨探及從軍者起送于都元帥處前後十七
人其中朔州別侍衛韓克斗金起壽二人直來此處
克斗自言於平壤之戰射賊頗多今又自願從軍起
壽斬得賊首獻於軍中而褒賞不及頗為缺望且其
一家兄弟三人皆力戰以死云甚可矜惻此二人臣
意當即照例論賞使不踰時其戰死者家口亦令所
在優恤以勸來者可也朔州一邑頃者為訛言所動

人吏逃竄倉庫幾不能守有本邑座首李天始者盡
心據守得以保全其功不小云如此之人亦令該司
各別褒獎然後人心庶有興起故敢此並 啓

糧餉漕運船隻措置啓

伏見都元帥金命元等狀啓祖摠兵言平壤餘賊過
江當追擊并勦中路及在京之賊云在我極為喜幸
但前途糧餉船隻等事措置無路黃海道則三縣軍
糧輸轉宣傳官今朝下去時已為有 旨于黃海監
司矣京圻監司則一向不知去處聞江華喬桐兩邑
時得完全云又以宣傳官一人給馬發送以兩邑守

令差使負定糧本邑及他邑軍糧極力措置船運于臨津又以下流船隻多般搜得整齊格軍亦於臨津待候而一邊京城所用軍糧與隣近如金浦通津仁川富平南陽安山等邑通議急運于龍山等處使及於前頭之用何如今此之舉天實啓之人不得繼之極為憫望敢 啓

請遣從事官整齊一路芻糧啓

臣病勢日漸沉劇當此之際僵仆累白無以少效微勞罪當萬死數日前因有 召命力疾詣賓廳其後病益添加當其痛作之時一身如解流汗滿身不能

自定一二日間差歇無望而唐兵一路糧餉調度等事日急一日雖已累次移文申勅而人心渙散守令之盡心者亦少恐臨時多致齟齬以誤大事不勝憂悶他餘措置自賓廳備邊司已皆詳盡區處矣大槩沿道各官見儲軍糧惟義州最優定州則雖名大邑而時存二百餘石龜城之穀若及期輸運則似可接濟臣意唐兵發行時自義州齎三日糧初日宿良策而龍川添給一日糧則三日糧猶在第二日宿林畔宣川又添給一日糧如良策則三日糧猶在到定州嘉山亦知之安州則以船隻輸運龍岡三縣之穀五

六百石泊于老江下流唐兵臨到之時又分給于安
州則是沿途自義州至安州皆以其處之穀支給而
義州所賣三日之糧則依舊猶存是可及到於平壤
賊若望大軍之來棄城南逃則平壤餘穀可以接濟
倣使不然唐兵既到城下三縣之穀人負馬載不患
難運計實無便於此者伏見遼東咨文亦以我國糧
餉不敷至於賫持乾糧其委曲便易欲濟大事之意
至矣以此明言曲折於唐將通情為之則似無不從
之理矣但馬料則持去似重當於各站備待請以此
意識處何如前日康士雄之去臣即令船運三縣白

米六百石到定州若定州已輸運龜城之穀則雖非
三縣之穀可以支給三縣之穀則姑令移泊于安州
近處以待事甚便當議于大臣則其意亦然但必須
別遣一人如宣傳官之類專掌為之然後可以及時
矣臣病歇則自當驅馳道路親自檢勅而不幸病勢
如此從事官辛慶晉使之先期馳去整齊為當故敢
啓

請自行措置糧餉啓 壬辰七月六日

臣伏覩 傳教以唐兵糧餉支待事急緣臣有病欲
令左相尹斗壽出去措置而沿道糧料臣自前次知

為之且龜城及諸處輸運之事皆已移文知委別遣
從事官等整理必無不及之理且臣雖有病未死之
前自當限力驅馳而 行在所駐凡接應緊關之事
不但糧料一事三公之中只有左相一人豈可出外
臣今日先遣辛慶晉明曉力疾隨行不至遲緩故惶
恐敢 啓

進紀効新書

啓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在海

臣前在京都嘗因李德馨得見唐將戚金所借紀効
新書德馨又傳金之言曰爾國欲禦倭非先太傳法
不可所謂先太傳即金之父繼光嘉靖年間為東南

名將至今浙兵之強皆繼光所訓練臣略窺其書一
二宏濶微密倉卒未能遍究端緒而要為萬世不刊
之書第以索還之急令吏輩數人分卷騰出塲歸嶺
南欲以活字印之而未及焉只又傳一本付監司韓
孝純使留道內其初本仍在臣行囊中書畫未精且
未控績不及以上備 睿覽而書中所載皆今所講
求而未得其方者若前此未經 上達則秘而不布
亦甚可惜故敢此投進但當初讐校未畢間有錯字
缺句而其論器械製造文字亦頗有難解處如象
賜覽即下備局更為精校而其未曉處又使聰敏之

人及此南將未還之前論難辨質至於布置營陣束
伍分部之法尤我國將士所未料理亦當按此書而
親承口受以開迷昧且仍令隨行於天將營下目
驗其指揮約束之狀了然無疑然後庶可擬做摹效
以求實用矣

請厚待唐人啓癸巳十月

訓練節目其載紀效新書者至詳至密今方一切依
做為之但其文字及器械名物有鮮曉處趁此天
將未還之前令聰敏之人多般辨質洞然無疑然後
可以訓習此意前已啓達今朝使即聽李自海往

質于駱叅將留營之人駱尚志稱云者尚志乃叅將
親屬又有宋侍郎所送金文盛七人同在一處見自
海自言以侍郎之命將就劉摠兵之營訓練我國之
軍來此數日而糧料支待踈濶多有怨恨之色至欲
還去以此未得發言而退夫抵我國接待唐人所當
極致慇懃然後可以得其懽心而近因多事該掌之
官其於支給供頓之際甚多稽緩臣聞高麗時有宋
商奪元者來寓於宰相崔茂先奴家茂先待之甚厚
因學煇炳火藥煮取之法我國之有火藥實自此始
今則南方之人多聚于此其間諳鍊軍機者何限必

須待之以禮結之以恩使之傾倒所有傳授於我則其為後日之利庸有既乎且質疑時當有事知譯官可以解聽譯官一人與自海同為質正疑處今來唐人金文盛最曉陣法人物亦甚蘊藉云亦令接待都監堂上問其來由使之訓誨為當

與威撫兵問答書啓癸巳冬

條陳時事啓

並見本集

請裁省民役以紓民力啓癸巳十一月一日
兵亂之後重以飢饉疾疫千里之內無復人烟不過

數月生類殆盡事之痛迫莫過於此其中畿甸尤甚凡便民之政所當勿論大小急急舉行如救焚拯溺救後庶可有一分之效當時各官民戶貢物進上名目多端今於草創之際凡百祭享以至供上等事一切從簡比舊只存十分之二三戶曹急急通融商量實用之數樽節裁定又於郡邑察其焚蕩最甚及其稍完處可減者減之可存者存之明白知委使人民曉然知之然後貪官猾吏及各司下人等不敢刀蹬作弊子遺之民得蒙一分之惠此事最急一刻不可遲緩前在海州至於教書下諭而今既歲暮民間

尚未知蠲減仍存之數剥膚推髓慘不忍言而公家亦無所益極為寒心請令戶曹數日內急速磨鍊如京畿全減少紓民力其他道則參高緊歇量宜裁減使公私兼濟宜當此非常時貢物詳定之比只取今年所納損其應用之外而已捧承 傳施行何如

陳屯田事宜啓癸巳十一月二十二日

屯田一事言者甚多而揆之時勢亦不可不為但屯田之事有三一則屯兵邊地於不戰之暇以其所留之兵合力耕種以省內地輸運之弊即古之趙充國諸葛武侯是也其一兵亂之後田野荒廢而流民甚

多招集一處分田授種且省農糧田器牛隻又得人而任之如曹操使棗祗屯田許下得粟數萬斛竟以此并吞天下是也其一相原隰之宜令民自耕而收其稅如近日許民耕作之例此三事外他無善策上二條必有農糧然後可以聚民聚兵下一條雖無農糧民自耕而利益亦多此在有司相勢度力為之早為區處無失其時而已此乃戶部之任令戶曹無取眾策得其可行者急速處置如前日所達海島可耕處亦並料理作為事目然後更與臣等參商定奪何如

陳陳奏形止便否啓

伏承 聖批不勝惶恐之至當此國事危急非不欲
殫心竭慮而精神才識終是有限近日之事多有失
誤屢勤 下教罪無所逃但臣等愚意所在則自古
告急之事不過慎擇使臣冠蓋相望血誠陳懇雖遇
險難而不計死生以身當之期於道達而已今經略
多般攔阻使賊情不得上達固為痛甚我國告急之
使亦朝夕繼進拊心號哭於經略之門使遠左之聞
見曉然知之然後可也今雖有黃進一番進去而亦
中路彷徨未見經略之面是在我告急之道亦自未

盡將何據而遽以告急奏文為經略攔阻訟究於
天朝乎竊觀宋之為人機械隱秘其黨布列萬一因
此而反以傾陷誣罔歸罪於我國而我國不能自明
則他日禍端因此而更重或未可知故今日之事只
當陳本國危急之狀而應昌誣罔之罪則令 天朝
自覺乃是善策今黃進既去金晬繼往其得達與否
皆不可知此後又有尺糧使或偕特告急之奏或自
為呈文皆在使臣盡心與否此外如通情於周基之
還移咨於巡按等處皆可為也其餘出於他逕涉於
未安者則非徒於事無益反恐以此為口實而益陷

於經略術中也臣等私憂過計不得不致謹於此至於請冕一節上教極為允當臣等亦因政院啓辭欲假他事因達賊情之言而并為歷舉未及致詳實出慮事踈脫尤切惶恐如此大事所當參互衆論以取其長非臣等所能料得無欠機會一失後悔無及若令二品以上各自獻議恐無不可採者

請訓鍊軍兵啓 甲午春

見本集

請諸將彌令出一啓

被擄逃還女人所言雖不可盡信亦當有一二近似

者所謂仇法谷賊屯前此諸將之報皆無所載今始因女人知之是皆體探之不密賊情之不察極為駭愕今雖欲往圖所當先為詳盡哨探悉得其形勢險夷軍士所從入處然後密約諸將乘機疾趨如狄青之夜渡崑崙關乃可有功此在都元帥臨時處置不必預稟於千里之外軍令不嚴人心縱恣之弊誠有如應瑞所言者然軍令不嚴實出於體統不一令出多門之致今以慶高諸將言之則既有元帥總領諸軍則諸將凡有進取之事皆當密稟於元帥聽其可否元帥亦當出令於諸將指揮方略進退遲速之間

動合事機而如有聞令不行逗留誤事或輕動取敗者必以軍法繩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毋得違越參差則體統自然相維而軍令肅然矣近觀諸將所報參以南方之事軍中大體不立而各自行令防禦使兵使巡邊使等官皆擁主斷之權所謂助防將守令以下彼此相牽不知道從更生怠慢玩愒之念欲進則進欲退則退因而不及期會則必以他將為解如往日金應瑞高彥伯爭一鄭希玄互相紛拏是其驗也今此應瑞所請之事誠合事機則都元帥即參酌事勢畫授方略傳令各陣約束進退如此而不遵

彌令者則惟有劔耳至如倉卒遇賊不及申由於元帥者則亦於其處見在主將聽其彌令如助防將別將以下聽防禦使兵使節制而違令者亦為行法不必更稟於朝廷而求其處置以此意下諭于都元帥權慄申勅諸將一體施行何如

請開鹽鐵之路以足國用啓

兵興三載財穀殫盡生財之道不可不極力措置前者設立鹽鐵使使管鹽鐵之利苟能善為區畫則不擾一民而利益必多議者但以近來檢察使等官多以無賴之人稱為煮鹽官列邑苦之遂並與鹽鐵使

而廢之誠可恨也夫人不能一日無鹽其切於生人之需與五穀相等而出於海水者無有窮極昔齊桓公問為國於管仲而仲以鹽筴對其後自漢唐宋以及皇朝無不以此為理財足食之源特我國之人狃於尋常不知要領而泛視為等閑無益之事乍興乍廢有同戲劇實為未便今則以鹽鐵之任歸於度支此則果為得體蓋戶曹盡管財利之政如善為之不必別出一使也但為之亦當得其要領蓋沿海處處本有鹽戶可以興煮無窮第緣徭役煩重苛政相侵故鹽戶日漸流散鹽戶流散故鹽盆數少而鹽貴

如金公私交病今盡除許多紛紜張設之事惟減其鹽戶之役使之安集而逐日所煮與之相約以幾石為公鹽其餘使之自食一年公鹽其數不可勝紀於是戶曹通計各處見在之數從時直許民和賣又以舟船連次輸運散布於山谷稀鹽之處隨時平價務在便民則穀物流行公私兩便生財之道無過於此竊見中原遼東志載鹽盆幾處鹽軍幾名今亦只知某邑鹽戶幾何鹽盆多少而已其事豈不簡省而易行哉至於鐵則亦儘有可行之方雖不必一時並舉而近日中江開市唐人多求水鐵故以此貿穀其利

亦多此亦在有司詳察利害如蓋戶安集之規使鐵
物興產則似亦有通行之路右兩條令戶曹堂上一
員專管責成如何

措置忠州上流且於烏嶺設關屯田啓甲午二月

見本集

因傳教陳其事體非便啓甲午二月

伏承下教反覆商量沈之形跡固多可疑然其云
云之說猶是流聞之語虛實尚為難知我國不可以
此失待天朝將官此事宋應昌主張而沈為其喉
使表文先為經略旗牌取去或有近似者若使中路

郡邑故阻其行如拘執者然萬一知其出於朝廷
所命則其事無益而其致忿恨不但今日而已且在
此雖或少違其行而渡鴨水則誰能挽留許歲之行
雖急必不得同時並到北京無疑大抵危難之際酬
應之道有萬不同好我者未必加親惡我者未必加
疎要之牢籠含蓄泯其形跡勿令奸巧之徒窺我淺
深而益以為計此亦一道臣之愚見如此敢啓

請遣徐潛審察賊情乘機行計啓

清正往來書信乃是大段機關應之不可不審伏見
劉綎兵所答之辭雖曲折未詳而所謂康玉湖者似

待長金卷三
是中原之人被擄於倭中而言清正不見信於關白
之事賊情所在固難測知果若有是茲乃可乘之機
也昔回紇與吐蕃相結入寇而郭子儀謀知二虜爭
長不睦使之離間而並擊吐蕃軍機所係甚不可忽
而權慄諸人撫機縮蓄不能與劉綎兵極意相謀以
為策應行計之圖而但曰何忍與此賊相通此實守
株之見非通變之論也夫行長之與清正相爭不和
自前已有其說惟敬亦言之今之投書於劉綎兵安
知不出於自中爭狠而然耶今其計不施而劉綎兵
又離八營撤回全羅道清正亦畏其言之漏洩而圖

為自明之計則反欲以戰鬪立功自蓋其迹而為免
罪之地慶州之事益危矣在我之勢兵少食缺天
兵已撤已無可為而如此機會又復差過臣等之意
徐消不可不送雖不以監軍下去而急下與劉綎兵
相見細問其意為從長善處之策且觀賊情如何元
帥處置疎密而十分論議停當計畫便宜施行則庶
有一分之益矣

請修舉鎮管之制啓 同月

見本集

因備忘記論鍊兵節目啓 同月

備忘記近觀兵曹勤於訓練深感為國盡職非人所
及第鍊兵雖勤練兵當精今以冗雜無用者擇之不
精苟充行伍只習安坐放丸試劍恐非所謂鍊兵之
道也古人鍊兵惟務精而不務多岳飛之兵能以少
擊衆者只是精擇而加訓之耳其法射必左右被重
鎧超濠日以為習此非勇力之人不能也古人又教
士足囊以沙漸漸加之威繼光曰兵復學跑新書有
鍊手鍊足鍊身之法教兵亦多術矣今之教兵或以
未盡予意大加簡閱汰其身殘力弱體鈍之重年多
之人只取精壯又必習跑習步且前日所教毒火毒

矢之法若曰無用則已不然不可不傳習而其後似
無所聞此意言于訓練都監事 傳教矣鍊兵曲折
甚多大槩以意料之則鍊兵如鍊金金非百鍊不可
用鍊兵亦必極致其精然後可以投之矢石爭死之
地而不亂矣夫金鼓旗幟所以鍊其耳目也管銃劍
戟所以鍊其手足也號令約束所以鍊其心膽也進
退前却所以鍊其實戰也其他營壘器械瞭望哨探
節節無不鍊習精熟如手持而足行然後始可為可
用之兵故其初人各致其精其終也能使合萬人為
一心此節制之兵所以無敵於天下也蓋愈精則愈

一此如儒家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天下之理無二致也故紀效新書亦云合衆之操頃刻完事自力不能遍及不如小操為親切假使只有五人而當以五人操鍊有十人而以十人操鍊以此推類雖至於百千之多而其規一也今訓練之軍以哨統隊以隊統伍一伍長所率則只是四人也一隊所統則只是六伍也一哨所統則只是三隊也如使哨官責隊長隊長責任長則所操既約而所及自廣此軍政之大綱也惟其如是故新書又有申連坐之法一伍中軍士未精器械鈍弊彌令不行則

併與軍卒伍長而治之一哨中如此則併與哨官隊長而治之其道也如目之肄網如枝葉之附幹所謂哨官隊長伍長等各盡其心各操其屬晝夜刻意其庸劣者汰之未習者熟之如恐不及而時月之間兵無有不精者矣當初訓練廳事目亦做此意視各哨軍士成材多寡之數而行其賞罰近者以習陣多事頗為無暇於此等事今後更加申飭施行在兵曹與將官盡心舉行而已大抵我國自前寧不知鍊軍規模今幸得唐人遺法兵曹又極致意漸次成孰頗有可觀待其一藝成然後又教一藝推類廣之淘汰不

已則古人左右射重鎧超濠注坡等技次第可學但當為經遠悠久之計勿使乍作而乍輟朝耕而暮獲也 聖教大加簡閱只取精壯誠得務精不務多之意極為允當但古人云兵家亦棄弱而不用其中最精之兵所謂選鋒用之於摧堅陷陣非此不可至於雜類如旗鼓手火長等軍亦於弱卒取之要當使之各得其任而已然此但言鍊兵梗槩而已此外鍊兵尤重於鍊兵比之象戲則鍊兵其列子也鍊將其當局者也故有岳武穆然後方成岳家之軍有戚繼光然後方成戚家之軍今兵雖頗為訓練而用兵者無

其人則如列棋子於局上雖甚整齊而使凡手著之則依舊未勝也今宜於京外武之中搜訪將來可堪統兵者為訓練部曲之任學習陣法自大將以下以及哨官旗隊總皆於平日自鍊其兵臨戰自用其軍然後庶幾所養即所用所用即所養此新書所以既言鍊兵而必以鍊將終之者也毒火之法已為傳習於唐人他餘材料已為聚合但無巴豆故頃者以內醫院餘在巴豆一兩送于都監使之依法合聚待其製成然後試用於畜物以觀可用與否而仍為行用於諸陣不無效驗矣

請令都元帥戢和諸將啓

見本集

陳慶尚道賊勢請以金應瑞為別將留駐大丘又請促忠清兵使李時言往慶尚道與諸將同力捕賊啓

臣頃在慶尚道目見本道事勢十分危迫而右道之勢尤急謹以一二愚見妄為狀啓此外未盡之意欲於復命時啓達而臣病劇疲困未即書啓近日伏見都元帥權慄及防禦使權應銖等狀啓右道之賊已踰洛東江下流自靈山昌寧玄風密陽清道畫

夜散掠已及大丘慶山之境都元帥亦不能駐在大丘是其中道皆為賊藪幸而蔚山之賊觀望未動若一時俱動則左右道淪陷之勢將不遠臣竊料本道乃國之門戶府庫如使烏嶺以南盡為賊有則江原忠清全羅次第瓦解而大事去矣臣念及此事為之夜不能寐臨食忘食臣觀右道出沒之賊與前日賊勢不同前則賊兵必大張旗幟多數出來故我國之民或隱匿山谷以避鋒刃賊去則還為聚集略事耕作以度朝夕今則賊或什伍成羣或數百為運變者我國人衣服使被擄之人前導橫行晝伏夜行潛相

掩襲故雖幽深山谷無處不到人民不能躲避盡罹
於鋒刃不然則皆為被擄而去安有如此寒心之事
乎我國將官等不能瞭望體探賊來而不知賊去而
不知從前如此而今則道內空虛尤甚左右道相距
數百里間只有成兌文鄭起龍以此少軍兵把截兩
道中間一帶空虛尤甚但有防禦使權應銖在慶山
東奔西馳難望策應前日請於大丘置陣以通左右
道氣脈者為是故也見在諸將中惟郭再祐金應瑞
可堪此任今聞再祐陣不起云如此遷延而賊勢
日熾則事無及矣金應瑞雖在白衣從軍之中而近

日蔚山之役略有微勞且其所率降倭皆是力戰之
卒若令金應瑞專當大丘而與權應銖連勢且令密
陽府使李英等收拾密陽靈山清道玄風昌寧等處
之兵略成軍形以為討賊收拾地方之計則事雖已
晚猶可及圖也臣來時金應瑞牒呈于臣云在此別
無所為事直其率領降倭亦無得食資活之路願以
軍官隨行於臣處云蓋其意自以客將寄寓道內事
勢難便故如此云云此人既以罪令從軍責效雖不
可遽授將任但以中路別將之名使之留在其處添
其軍數又除出大丘所在糧餉以為軍糧使降倭等

不至缺望而力於戰鬪似為宜當且蔚山之戰降倭
等多有立功者而久不行賞此屬皆不能無怨并令
軍功廳查覈論賞慰諭分給激勵其心亦係獲時之
宜也且忠清兵使李時言遷延時日尚未下去云極
為未便臣在慶尚道時忠清監司金信元移牒於臣
云調兵勢難且本道亦不可無主將李時言不當更
赴南方云云臣答以慶尚右道賊勢如此若右道不
保則次第將及於忠清道速為下送云云今見都元
帥權慄狀啓則李時言以軍糧不辦尚未前進云軍
糧為顧等處亦不無餘儲尚州星州大丘皆有軍糧

軍到其處自可就食救急之兵當倍道並行今乃遲
延引日以失事機甚可惜也此亦當自 朝廷嚴辭
峻責使之刻日馳赴先下大丘與金應瑞權應銖等
合勢驅逐其處賊勢稍退則金應瑞權應銖雖留在
信地而李時言則移軍右道更與鄭起龍勦捕右道
之賊勢不可已大抵春節已深而賊勢如此人民盡
散地方空虛之後雖欲築城屯田以為經遠之圖誰
與為之此賊兇計萬端其連營屯結之處自蔚山至
順天九百餘里更有巨濟南海為其巢穴土地膏腴
甲於南方今使零賊出沒分掠於數百里之間盡驅

我國遺在之民使不得耕種其處而海邊一帶招集
被擄之徒蜂屯蟻聚肆意屯耕仍於要害處據險築
城首尾連絡他日雖欲以數萬兵甲取之其勢極難
故今日之事當在於早決不在於持久臣病中精神
昏耗未能細陳曲折而大槩如此伏乞 下備邊司
商度施行如何

召募邊郡慣戰之士省內地民兵使兵農兼

舉且處置倭啓

甲午三月二十九日

軍卒不為精抄而冗食者居多軍糧盡皆乏絕而繼
餉無策此今日切急之憂故前此累累移文知委不

一而足然不知施行與否今因慶尚道軍官聞之則
各官民兵調發之弊猶在故農民幾盡失業在陣之
軍亦以無食僵仆相望云此自前知其失計而至今
因循未改良可痛嘆大抵內地民兵有不能當邊郡
慣戰之士一今慶州蔚山長鬚密陽機張清道梁山
之間遺民之散處山谷而經年戰鬪心膽已堅者其
數不下千萬苟有軍糧而招募為兵授以弓矢器械
以為戰用則旬日之間應募者雲集而此輩皆本處
之人詳知形勢曲折其與客軍之疲弊遠來者相去
萬萬矣既用募軍則內地民兵可漸省之而量數定

納糧米使之隨其所備或麥或豆或大小米平量收
之以為軍食則軍無冗雜之患民有息肩之暇兵農
兼舉戢守有賴今日之計無出於此矣且聞防禦使
金應瑞用降倭引出他倭頗多云此兵家善策如知
其誠心歸附則待之不可不厚以結其心請成司猛
司直告身下送而并給衣次藍青布十餘匹使應瑞
觀其所為特為分給以慰其心而毋使有失意逃還
之患此等辭緣并下諭於都元帥及慶尚道監兵
使防禦使何如

陳遼東回咨措辭啓

伏見遼東都司咨文我國欲復不共戴天之讐天
朝亦非不諒其情而亦以如此者不過宋經略當初
已失機會今則留兵已撤再舉勢難以是始出於下
策欲以封貢之說羈縻賊勢庶幾賊退於萬一而
中朝科道之議據正爭論故於此無以處之欲使我
國靜而俟之當初猶不分明說破而今則直說兵糧
不能應封貢又不許朝鮮之事去矣不知彼國之人
何其愚也云云其意可見矣大抵我國之請於天
朝自始至今有三大節皆機關所係初則平壤既破
大兵長驅堅請勦滅而不容他議一節也其後提督

之軍雖回而南兵萬餘留住南邊我國糧餉亦未蕩
竭當此之時急請添兵一舉掃蕩又一節也今則糧
也兵也必須皆賴於天朝而觀天朝之事似無
應副之理事勢危急日甚一日賊若未退則國有必
亡之勢到此雖請之勤勤終無所益也惟當始為款
待任其所為更觀事勢如何又一節也今此回答但
云天朝雖欲以封貢退賊而小邦則以為恐無退
歸之理以是為慮惟願深思長策使小邦期於保全
云云而勿為一定之言浪觸彼怒而無益於事似為
便當

邊方事宜分付都元帥從事官黃汝一啓

都元帥從事官黃汝一今將下去凡朝廷分付之
事前後非一時未知舉行與否令元帥急速相考行
未行別為開錄啓聞且聞各官抄軍之事猶無頭緒
控弦之士或多托故免防疲殘無用之兵逐日徵發
不堪其苦逃散相繼文移督催一族隣保並被其毒
民間騷然而軍中實無數百精卒極為可憂前者令
各官抄擇精軍以赴戰所其餘皆令備糧以充軍餉
軍餉稍乏則召募邊邑慣戰之士充補隊伍此最為
急務故屢屢知委今未知舉行如何此事更為申勅

施行且慶州宜寧相距隔遠勢不相接而中間數百里蕩然空虛賊若以零兵出沒於慶州宜寧牽制我軍而以他兵出於空虛之地直擣內地無人呵禁言之可為寒心聞鄭希玄獨在密陽而希玄既非可倚之將所率又至少何能為有無且觀宣傳官郭崑所言希玄募得密陽等處之軍二百餘名中間糧乏散去今又得糧數十餘石散卒還為來集者百餘名云以此見之苟能措備軍餉以聚散卒則軍未嘗無也大抵慶尚一道人民渙散三年之內不復收拾數驚鳥散飢餓輾轉而死者不可勝數往往流入賊中以

為資生之計故東萊金海之間我民充滿耕漁而我國將官守令則視之如草芥任其去來是真為賊驅民慶事如此其何以回已散之心而圖收復之長策乎今之為將者拱手優遊於無事之地朝廷使之戰守則必曰無軍將何能為乎遇賊則必曰衆寡不敵且戰且退以此數語為免罪塞責之文具略無勞心焦思死中求生之意誠使紀律素明此輩寧能免於鈇鉞乎即目秋成已過蕩敗蓬藜之地固所不論如幸而有子遺之民往往依接耕作於海邊者盡為賊所掠誠可痛心慶尚道粗完慶如晉州昆陽陝

川咸陽高靈居昌安陰山陰三嘉草溪宜寧舟城河
東等處今年官穀收糶多少從實數急速相考除出
明年種子農糧其餘盡以軍糧磨鍊計其各陣軍數
詳細接濟俾無濫費之絕之弊若民間稍有貯粟之
人則亦以至誠開諭不愛官爵免賤輕定石數零碎
收合又令僧軍等於山深處多收稼實以備穀絕之
時其他屯田所出及寺社任田與前日行移上畜軍
士價米公賤作米今年田稅一一摺數及時收拾以
為出納無使貪官猾將有所欺隱乾沒而密陽東萊
金海各處失所之民多般撫恤壯者充為軍伍其餘

使之安接此亦急務之當行者尚州牧使鄭起龍驍
勇善戰故陞堂上討捕將稱號者非但為土賊一事
也蓋以直路空虛而尚州為嶺外鎮營大邑故使起
龍因此召募以備緩急此意更令都元帥十分知委
申勅與忠州節制使金命胤預為約束凡有意外之
事登時轉報把截直路議察非常為當他餘事前此
已曾分明知會已上諸條更加著實施行事黃汝一
處言送何如

請褒獎忠義啓 甲午四月

見本集

勸課種耕查覈守令勤慢啓

甲午五月四日

今年雨水適中若各道守令盡心勸課使之耕墾則
子遺之民庶有資生之路此係至切至急之事不可
頃刻以緩故自前冬及今年開春以後 啓請知委
於各道監司文移重複已為詳盡而守令之奉行若
十無一二安有如此痛心之事乎近來凡人之自外
方上來者臣等見輒問之雖其所言未可盡信而據
其大槩言之則黃海道唯海州白川頗為耕種云白
川則蕩敗甚於道內而郡守南宮榜盡心職事聚民
為屯田已種三百石云極為可嘉其他雖無所聞而

延安平山最以不謹聞田野荒廢人民流亡京畿則
通津長湍安城數邑稍為開墾南陽以大邑耕墾之
處絕無而海邊益戶亦困於虐政流散殆盡以此益
貴如金忠清道則天安德山丹陽等邑亦為耕種而
青安縣監全有身招集流亡措置種子奔走境內勸
課農作青安一邑幾無隙廢之處四隣如青州等處
之民相率而歸之此但據臣等所聞而言耳由此觀
之邑無殘完無貧富只在於守令盡心與否而已
朝廷遠於千里雖有仁民之令惠鮮之政必須待人
乃行而監司者乃守令之綱朝廷專責監司而監司

責守令黜陟分明勸懲大行然後民生庶蒙實惠矣
古之為政者必以循名責實虛偽不齒喜無微而不
錄惡無纖而必誅為惡務者良以此也今此所陳守
令之情慢不職如此監司坐視而不正其罪雖有零
碎移轉分給之種而皆不入土盡歸於胥吏之手則
朝廷雖朝發一令夕發一號其亦徒勞而已何益於
事哉近者自安集廳分給畿甸種子亦多請令京畿
監司各官各面耕種幾何人民之數幾何逐一查考
啓聞如常時兩澤之報忠清黃海道以及全羅慶
尚江原咸鏡平安等道一體遵奉施行急速勸課耕

種而啓其多寡之數守令之盡心與不盡心者亦
舉其尤甚者并啓以行賞罰而朝廷不時遣使
臣抽牲摘奸以驗其實何如

烏嶺把守事宜啓

同月

前日所遣烏嶺把守官辛忠元使人來報云已於延
豐水田村擇肥饒處落種十餘石又召集遺民百七
十餘人擇其丁壯者教以火砲自他方欲為來集者
亦相續不絕願得穀種並石載舡上去以為安集之
資又言烏嶺把截形止云嶺下十餘里兩峽斗斷中
間僅容數丈長石聚石橫築作城十丈建樓其上而

下為虹門以通往來譏察非常賊來閉門守險則儼然成一關口而烏嶺之守自固願於麥熟之時於清風堤川永春丹陽及槐山陰竹等地隨便以鹽買麥自以已聚之軍漸次築之云計之成否未可知烏嶺設關之事從前講求而不得者今果能為之則忠州之襟抱自堅矣待其措置成緒朝廷別遣一使馳下觀之而且以此意先為移文于本道監司尹承勳使之踏勘以定且延豐既已殘破不能成縣邑撲撲而居民盡散及聞忠元以穀種招集耕種且喜其不被侵於官役稍稍來集而延豐有縣監往往有徵發

之事未免掣肘云還集之民悉皆復除十年延豐一縣置之於等棄之地而忘之凡百徭役皆勿侵只專委屯田把守等事待其民力稍完流亡還集然後復設邑居似合時宜此事並問於監司處之鹽五十餘石令該司及時題給載船上送鹽鐵所管之鹽待其到泊連續付水站判官輸送分給青藍布十匹亦並下送軍士之學習火砲而成才者略為分給以勸其心如何

請接待胡叅將聽其所言啓 甲午五月

見本集

請因謝 恩之行並為陳奏啓甲午五月十日

伏承 聖教臣不勝流涕自古國之遇屯運如人身之有重厄必須百分周防過為之慮然後可望保全今日國運艱危萬端勢如累卵不知意外之禍又發於何事故臣之愚意凡事不得不曲為之防也願之為人當事敢作似無顧籍所謂渙人之功一語臣病未諱者今承 下教不覺寒心以此等言觀之彼乘其憤氣做出不測之言更生事變於我國特一轉手間耳臣以此常念我國今日所患惟在於倭賊恐日後禍變不但在於倭賊也上 奏固未安然從欲上

奏則此亦不必爭也伏聞 欽賜賑飢糧二萬餘石不可不謝 恩因此謝恩之行並為陳 奏單騎馳去恐或無妨此皆臣病中錯念惟在下 朝廷百分善處而已

215

2064

9